



□ 12
3764
54



D12
3764
54

詩書古訓六　儀徵阮元芸臺著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說苑至公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愼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

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言不公也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士季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　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

91-87

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

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

晏子春秋諫上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竝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竝學能終善者爲師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

戰國策卷六王若負人徒之眾材兵革之强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韓詩外傳卷五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孕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卷八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卷十

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

漢書賈山傳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吕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左周黄傳論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

流言以對寇攘式内

列女趙靈吳女傳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内言不善之從内出也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卷五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愼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卷八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卷十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漢書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說苑貴德人之有鬬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鬬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漢書五行志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虖

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

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荀子非十二子篇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鹽鐵論遵道文學曰上自五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

說苑臣術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列女楚武鄧曼傳鄧曼曰大夫非眾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

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君子謂鄧曼爲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漢書外戚傳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韓詩外傳卷五傳曰驕溢之君寡忠臣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滎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列女齊東郭姜傳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

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此之謂也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孟子離婁上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國語周語太子晉諫曰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韓詩外傳卷五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于夏而周可以鑒于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卷十丈夫曰丈夫曰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鑒不遠

漢書劉向傳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吕桀爲戒也

杜欽傳欽復重言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　谷永傳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吕失之吕鏡考己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抑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國語楚語上左史曰昔衞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
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
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
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
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
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漢書馮奉世傳贊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
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
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衞設羽旄

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淮南子人間訓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
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
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
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
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
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
不愚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孝經孝治章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禮記緇衣子曰上好仁則下爲之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昭五年傳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春秋繁露郊祭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

韓詩外傳卷五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　卷六

桓公曰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

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列女魯義姑姊傳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无所容而累足无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无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對曰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韓詩外傳卷六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好究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列女秦穆姬傳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中論法象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

漢書匡衡傳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

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大雅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顚覆厥德荒湛于酒

韓詩外傳卷十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甯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於酒詩曰顚覆厥德荒湛于酒

夙興夜寐灑埽庭內

韓詩外傳卷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埽庭內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潛夫論勸將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爲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詩云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則用遏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春秋左氏襄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其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哉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韓詩外傳卷六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
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輿駟馬未得命者
不得乘飾車駟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
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
爭則强不淩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
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質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
不虞
鹽鐵論世務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
以禦敵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
有武備
愼爾出話敬爾威儀

禮記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
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詩云愼爾出話
敬爾威儀
說苑君道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詩曰愼爾出話敬
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愼而縱恣焉不
亡必弒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論語先進南容三復白圭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
曰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紹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

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春秋左氏僖九年傳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苟息有焉
說苑說叢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愼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韓詩外傳卷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强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夫是之謂

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愼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卷六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荀子富國篇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

掎挈佝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弒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致士篇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一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故師有四術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運和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十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束徒以遏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辨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春秋繁露郊祀對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兵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

列女周主忠妾傳主父驁乃免滕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滕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滕婢曰殺主

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君子謂忠
妾爲仁厚夫名无細而不聞行无隱而不彰詩云无言不
醻无德不報此之謂也

漢書宣帝紀又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
史元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
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
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各以恩深淺報之　王莽傳
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報當如之
不如非報也

後漢書孝明帝紀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
朕尚書詩曰亡德不報亡言不酬　孫程傳中黃門孫程

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
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
等懷忠憤發憀力協謀遂埽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
亡言不讎亡德不報　陳球傳竇太后崩中常侍曹節王
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
德不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終乎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韓詩外傳卷六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
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强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
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
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

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
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
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
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禮記中庸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
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無曰不顯莫予云覯
列女晉羊叔姬傳叔姬曰今胖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
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君子謂叔姬
爲能防善遠疑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此之謂也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淮南子泰族訓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
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兒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淑愼爾止不愆于儀
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
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
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愼爾止
不愆于儀
列女宋蔡伯姬傳伯姬常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
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來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

至矣傳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詩曰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不失儀矣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春秋左氏僖九年傳公孫枝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昭元年傳文子曰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

荀子臣道篇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列女代趙夫人傳夫人曰且吾聞之婦人執義无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邠陽友娣傳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縊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兒可以爲則矣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墨子兼愛下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惡也

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

鹽鐵論和親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堂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燧舉丁壯弧弦而出鬬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禮記表記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荀子不苟篇君子寬而不傻廉而不劌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愼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也　非十二子篇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已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君道篇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

之謂也

說苑修文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列女晉趙衰妻傳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温恭人維德之行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春秋左氏襄二年傳君子曰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不哲矣

新序雜事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漢書霍光傳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申論虛道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已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眾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

心鬼神怨痛會不自口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
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
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已之
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
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列女齊靈仲子傳仲子曰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无
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君子
謂仲子明於是理詩云聽用我謀庶无大悔仲子之謂也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
列女周郊婦人傳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
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
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譬不
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國語周語下太子晉諫曰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
二川之神使至於失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詩
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
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
爲梗其王之謂乎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離婁上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墨子尚賢中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孟子離婁上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四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卷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韓詩外傳卷十公子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商賈藏于篋匱今百姓之于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韓詩外傳卷八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讐者詐以自知

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卷十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韓詩外傳卷六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

列女明德馬后傳太后詔曰吾自束修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眾也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眾女師範在國則可爲母后表儀詩云惟

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愼其相此之謂也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晏子春秋問下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韓詩外傳卷六石他曰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卷十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韓詩外傳卷五百里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甯如是而天道得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卷十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曰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曰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中論虛道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
齊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
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
忌

漢書賈山傳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
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
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
道諛諛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
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
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

民之貪亂甯爲荼毒

禮記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甯者天下其幾
矣詩曰民之貪亂甯爲荼毒

國語周語下太子晉諫曰又曰民之貪亂甯爲荼毒夫見亂
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

荀子儒效篇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
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
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甯爲荼毒此之謂也

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韓詩外傳卷五故曰以明扶明則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
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本不陷井窪則其幸也詩曰惟彼
不順往以蟲垢闇行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春秋左氏文元年傳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
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
悖是貪故也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五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
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
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卷六故先
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
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
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列女晉羊叔姬傳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
而豕啄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叔
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潛夫論班祿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不能無枉
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賊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咸氣加
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饑寒此臧紇所以不能詰其盜者
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春秋繁露郊祀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
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
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祖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
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甯丁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
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

自郊祖宮

後漢書楊秉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祖宮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說苑君道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爍石於是使
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
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
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

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荀子非相篇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
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此之謂也

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潛夫論述赦天下本以民不得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
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
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晏子春秋諫上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

夫以蓄怨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列女夏桀末喜傳美於色薄於德亂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劒帶冠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漢書谷永傳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列女晉獻驪姬傳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嫚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

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列女魯桓文姜傳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列女齊靈聲姬傳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

納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刖鮑牽而逐高子國
佐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
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列女魯季敬姜傳敬姜歎曰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
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
修我曰必无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
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
淫矣詩曰婦无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
也休之非禮也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之政教有不得爾者耶何如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
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
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
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
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後漢書郎顗傳臣聞刻舟劉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
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
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
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禮記中庸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

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晏子春秋問下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荀子堯問篇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睹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八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緡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

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列女曹僖氏妻傳負羈之妻言於夫曰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不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漢書蓋寬饒傳大子庶子王生子書曰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孝經卿大夫章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

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孟明之臣也其不懈也能懼思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　襄二十五年傳大叔文子聞之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事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

韓詩外傳卷八荊蘭內曰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荊先生之謂也　曰賜欲休於事君之何其休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曰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

王莽傳閒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眾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公之謂矣

漢紀卷二十八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故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重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春秋左氏文十年傳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唯彼正人其何能禦

不吐柔亦不茹是亦非辟彊也

韓詩外傳卷六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既晉之救鄭者至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卷八遯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儒爲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仇牧聞君殺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搬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叔向曰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定四年傳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

韓詩外傳卷六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諂柔順從剛强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禦

子夏曰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强禦卜先生也

漢書王莽傳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
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
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公
之謂矣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禮記中庸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表
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
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荀子彊國篇霸者之善箸焉可以時託也王者之功名不
可勝日志也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
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　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春秋繁露玉英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
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韓詩外傳卷五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
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斂乎
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
而至精清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
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袁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士季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
善莫大焉又曰袁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
過袁不廢矣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潛夫論三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白虎通嫁娶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

春秋左氏成九年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註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侯爲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上如韓樂

魴鱮甫甫麀鹿噳噳

孔叢子廣訓魴鱮甫甫語其大也麀鹿麌麌語其眾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潛夫論志氏姓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白虎通王者不臣禮服傳曰子得爲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

肇敏戎功用錫爾祉

後漢書周舉傳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佯夷魚忠踰隨管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在禁闥有密靜

之風予錄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
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亘爲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
用錫爾祉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
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韓詩外傳卷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
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
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禮記孔子閒居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

春秋繁露竹林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攷意而觀指
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
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
春秋之所善也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白虎通爵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
也舉事必告焉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潛夫論志氏姓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
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詩美王謂尹氏命程
伯休父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

韓詩外傳卷八子貢曰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之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荀子君道篇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議兵篇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灸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受深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

既來　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漢書功臣表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來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　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

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孟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禮記孔子閒居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國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崧高

申伯

申伯

申伯

是懿德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列女宋鮑女宗傳女宗曰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妬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姒不敎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韓詩外傳卷六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闚遠牧眾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

春秋左氏文六年傳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　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與其失善甯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殺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漢書王莽傳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
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之
謂矣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春秋左氏昭二十五年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
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
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列女嚴延年母傳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
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埽除墓地耳
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其嚴母

之謂也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韓詩外傳卷六夫道德之威成乎眾強暴察之威成乎危
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遠矣故不
可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
亡

我居圉卒荒

韓詩外傳卷八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
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
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
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韓詩外傳卷五如歲之旱莫不潰茂然天涔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躍焉視不出閭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莫不潰茂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列女趙飛燕姊娣傳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五終

長沙王 賓 綬
善化劉 鐸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六　南菁書院

詩書古訓七

儀徵阮元芸臺著

周頌

禮記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清廟祀文王也

史記孔子世家清廟爲頌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禮記大傳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禮記中庸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註逸詩恤憂也收取也 向戌之謂乎

維清奏象舞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朝

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白虎通誅伐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弒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者以其逆無所承也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　哀二十六年傳子贛私於使者曰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列女有虞二妃傳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於乎前王不忘

禮記大學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國語晉語第十叔詹諫曰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

荀子王制篇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天論篇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

之此之謂也

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韓詩外傳卷三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丁巧易爲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說苑君道尹文對曰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後漢書西南夷傳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爲符驗

昊天有成命

國語周語下晉羊舌肸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餼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

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 成吾聞之曰
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
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 既我禮也皆有
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形鏤儉也身聲除潔外内齊給敬也宴
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
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
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
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
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
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
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

也宥寬也密甯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基
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甯其終
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
成

夙夜基命宥密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註詩讀
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其爲基
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

鹽鐵論未通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内澤被四表矧
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聖治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春秋左氏昭六年傳叔向使詒子產書曰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十六年傳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註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對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十五年傳季文子曰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

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詞

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
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卷八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君問伯宗以其言對
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
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
宗其無後攘人之善又曰畏夫之威于時保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韓詩外傳卷八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
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
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孔子
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
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後漢書李固傳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
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
而應於外者也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荀子禮論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
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
及河喬嶽此之謂也
淮南子泰族訓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
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
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

喬嶽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卷三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爲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昦昦有周式序在位　李克曰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邊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卷八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值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

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國語周語上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鹽鐵論論菑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荀子富國篇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鏞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政然後節奏齊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刑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卷五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得道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潛夫論巫列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

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

鹽鐵論論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漢書禮樂志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祥降故詩曰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　劉向傳武王周公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

思文后稷配天也

孝經聖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春秋左氏成十六年傳申叔時對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國語周語上芮良夫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列女棄母姜嫄傳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部地遂封棄於部號曰后稷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詒我來牟

漢書劉向傳武王周公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文

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

嗟嗟保介

韓詩外傳卷三莊王曰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濰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禮記中庸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韓詩外傳卷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說苑貴德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韓詩外傳卷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瘧跛眇尪蹇侏儒折

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禍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

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

矣詩曰有聲有聲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禮記樂記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

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

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

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論語八佾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

三家之堂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

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雝

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

韋元成傳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太子太傅嚴彭祖少

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

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

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

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臨鐵論申韓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

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
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所福亦不少矣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
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
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
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白虎通王者不臣二王之後著尊先王通天下之三
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無競維烈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
以務烈所可也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韓詩外傳卷三既反商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
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
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
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
也車甲弁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
左射貍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

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嬛嬛在疚

漢書匡衡傳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漢書匡衡傳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倣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啟土宇以酬厥德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新書禮容語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齊國武子亦將有禍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弒於東門是哉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

子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
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怠人必乘之
嗚呼戒之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春秋左氏傳臧文仲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
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
乎　成四年傳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
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列女魏曲沃負傳負曰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
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閒可謂僅存
矣王不憂此而從亂无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
矣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漢書孔光傳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
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
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
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後漢書齊武王縯傳論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
蜂蠆爲戒蓋謂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漢書郊祀志衡譚奏議曰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淮南子脩務訓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彼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故太學之禮雖

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卷八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冉有對曰夫子路子貢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桃賈百里奚太公望管仲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聲名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

中論治學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迹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

亂之漸若指已效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是故聖人以其心來就經典往合聖心故修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甯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睹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鹽鐵論力耕文學曰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澹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夫中國一端之緩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驢駑駘駔衒尾入塞驒騱騄駬馬盡爲我畜驪駱騵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自堂祖基自羊祖牛鼐鼎及鼒

韓詩外傳卷三鄙人曰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期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祖基自羊祖牛以小成大

史記孝武本紀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烹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祖基自羊祖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驚胡考之休

於鑠王師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耆昧也

韓詩外傳卷三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水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之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故用不靡則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治道具而遠近畜矣

之至於晦也

綏萬邦屢豐年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又作 武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漢書匡衡傳陛下聖德純 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

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

思

春秋左氏宣十一年傳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

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

況寡德乎 十二年傳又作 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

中論爵祿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

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

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

思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山喬嶽允猶翕河

白虎通封禪太平乃封知告於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

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於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

山川祀羣神也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

山也又曰隋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

思無邪

論語爲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韓詩外傳卷三公儀休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君子有穀詒孫子

列女魯季敬姜傳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

君子有穀詒孫子此之謂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白虎通辟雍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水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

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
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　賜聞之
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
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
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
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卷八夫
子告門人參來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
民其罪何如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列女鄒孟軻母傳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
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
此之謂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韓詩外傳卷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
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
不疑似有勇者漳汚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
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甯萬事以平品物
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
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自求伊祜
韓詩外傳卷八狐卷子對曰望人者不至特人者不久君
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白虎通辟雍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
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
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
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曰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列女棄母姜嫄傳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
而教之種樹桑麻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
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

白虎通封公侯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

秋傳曰周公曷爲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詩云王曰
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攷黜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
何君子重德薄刑賞疑從重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　王者不臣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
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

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駿諭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
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
魯爲周室輔　王莽傳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度百里之
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殷
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備物
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

後漢書光武帝紀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竝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啟爾宇爲周室輔　東平憲王蒼傳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賣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

黃瓊傳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允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啟土宇開地七百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孟子滕文公上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太史公曰自詩書稱三代戎狄

是應荊荼是徵　淮南衡山列傳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夫荊楚慓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漢書賈捐之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久矣其爲諸夏患也

壽胥與試

新序雜事楚臣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遂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中論天壽夫形體固自朽斃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甯復知其姓名邪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哉

壽豈不信哉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

韓詩外傳卷三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窺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

樂山之謂也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白虎通禮樂樂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韓詩外傳卷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國語魯語下閔馬父對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

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

昔曰先民

荀子大略篇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

列女楚莊樊姬傳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又曰温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

禮記中庸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

有爭 註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晏子對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列女契母簡狄傳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元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又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禮記大學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列女契母簡狄傳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

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詩云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韓詩外傳卷三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藩援我使我不爲非者吾以爲次勇猛强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爲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漢書宣帝紀詔有司議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韓詩外傳卷三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

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國語晉語第十公孫固言于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狎有禮矣樹於有

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曰德性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眾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周公誡之曰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社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孔子曰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

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卷八湯作濩間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間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間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間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間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爲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

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荀子臣道篇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仲尼曰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韓詩外傳卷三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　伯夷聖人之淸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卷五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少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春秋左氏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曰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

韓詩外傳卷三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後漢書陳寵傳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

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
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
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
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强乎武哉
荀子榮辱篇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
然則從人之欲則埶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爲之
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
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
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

一夫是之謂人倫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
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荀子議兵篇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
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
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
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
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
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
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
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

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
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
誓士眾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
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
忘其死金得其性矣　刑法志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
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後漢書西羌傳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

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不潛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
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甯僭
無濫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哀五年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
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商頌曰不
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
生
漢書匡衡傳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

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
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
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
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
懷鬼方也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詩書古訓八

儀徵阮元芸臺著

尚書今文

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

孔叢子論書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
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
子謂曰子何謂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
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
王之義

堯典

孔叢子論書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 故帝典可

以觀美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白虎通爵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勳

甲論智行書美唐堯欽明爲先驩兜之舉共工四嶽之薦鯀堯知其行眾尚未知信也若非堯則爵土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禮記大學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白虎通宗族族者何也族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漢書宣帝紀詔曰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

平章百姓

白虎通姓名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爲古者聖人吹

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
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
備皆殊百也

協和萬邦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
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
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
法哉

黎民於變時雍

漢書成帝紀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
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今
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曰
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繆哉其務順四時
月令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中論麻數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
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
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
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

麻象日月星辰

漢書李尋傳書曰麻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
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

制法度者禍福舉錯詩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蓍備言待之故社稷亡憂

敬授人時

尚書大傳唐傳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則不舉力故曰敬授民時此之謂也

漢書李尋傳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

宅嵎夷曰暘谷

後漢書東夷列傳昔堯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尚書大傳唐傳寅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秩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平在朔易日短星昴

尚書大傳唐傳辯在朔易日短星昴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

以佐冬固藏也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白虎通四時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尚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漢書律厤志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眾功皆美

驩兜曰都共工

後漢書楊賜傳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

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曰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中論考僞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

漢書王尊傳夫人臣而陰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

朕在位七十載

獨斷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

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

有鰥在下曰虞舜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

克諧以孝烝烝乂

後漢書孝章帝紀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　鄧皇后紀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燿勒勳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　張禹傳陛下體

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　謝弼傳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孟子萬章上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萬章下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後漢書荀爽傳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于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

漢紀卷十七荀悅曰尙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

釐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
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春秋左氏文十八年傳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故虞書數舜
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孔叢子論書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
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
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緫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
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
天也
尙書大傳唐傳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
華之玉
漢書王莽傳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塡安
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公之謂矣
舜讓于德弗嗣
漢書王莽傳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
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
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
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

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于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尚書大傳唐傳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璇璣者何也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機是故璇機謂之北極受謂舜也上日元日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史記律書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厤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孔叢子論書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縈所以祭星也雩縈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說苑辨物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焉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

宗望秩山川徧于羣神矣

輯五瑞

白虎通文質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覲四嶽謂舜始卽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禮記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

白虎通巡狩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厤計時月皆爲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

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　巡狩祭天何本巡狩爲祭天告至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史記封禪書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

遵之

漢書律厤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

後漢書律厤志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

呂正厤象庶乎有益　張純傳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呂告成功焉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

歸格于藝祖用特

禮記王制歸假于祖禰用特

白虎通三軍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予辭面之

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祖造于禰尚書曰歸格于藝祖出所以告天至告祖無二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褻尊者之命也　巡狩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于祖禰

五載一巡守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尚書大傳唐傳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于律白虎通巡狩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載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

史記封禪書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尚書大傳唐傳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天昏暴陵

之災

惟刑之恤哉

漢書刑法志復下詔曰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殛鯀于羽山

禮記祭法鯀障鴻水而殛死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子產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國語周語大子晉曰其在有虞有窋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其

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

淮南子修務訓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

孟子萬章上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漢書刑法志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臣聞政呂得賢爲本理呂去穢爲務是呂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孟子萬章上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春秋繁露煖燠孰多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閟密八音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

白虎通四時二帝爲載三王言年皆謂闕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潛夫論明闇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

咨十有二牧

白虎通封公侯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故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

漢書朱博傳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牧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

蠻夷率服

漢書功臣表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諸夏也

汝后稷播時百穀

列女棄母姜嫄傳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

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汝作士

獨斷四代獄之別名唐虞曰士官史記曰皐陶爲理尚書曰皐陶作士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禮記王制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註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饒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

咨伯

白虎通王者不臣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其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咏律和聲

漢書禮樂志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

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

後漢書律厤志㠯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春秋繁露正貫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嚮盛化運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鑰行而不竭盈於四海而頌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潛夫論斷訟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辨鬬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紿也舜勑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之患也

漢書賈捐之傳迺下典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典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尚書大傳唐傳書曰三歲攷績三攷黜陟幽明其訓曰三

歲而小攷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絀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

潛夫論考績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究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

白虎通考黜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陟者謂爵士異也

漢書谷永傳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李尋傳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

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後漢書楊賜傳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
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
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
漢紀卷八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
故王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大禹謨皐陶謨益稷
孔叢子論書於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
勳焉　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
臣若稽古皐陶
白虎通聖人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皐陶

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
愼厥身修思永
漢書元帝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愼身修永
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惇敘九族
漢書平帝紀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
也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
惟帝其難之
孔叢子儒服子高曰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
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乂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
齊國之志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寧何慚焉

白虎通封公侯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
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
漢書武帝紀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
帝難之
後漢書虞延傳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遒歎曰知人則
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呂延爲明
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書五行志書云知人則悊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
之朝遠四佞而放諸裔　群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
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皐陶曰知人
則哲能官人　王莽傳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簒令

邯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
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
後漢書楊秉傳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
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皐陶誡虞在於
官人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後漢書孝順帝紀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
贍恤窮匱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絕疑郡縣用心怠惰
恩澤不宣易美損上益下書稱安民則惠其令冀部勿收
今年田租芻稾　左雄傳上疏陳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
甯人甯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

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
淮南子泰族訓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
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
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
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
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遷有
苗
後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鹽鐵論刺復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
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後乂在官百僚師師百

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
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
中論譴交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
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
之法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漢書王嘉傳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
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
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
縱故皐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

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中論爵祿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

潛夫論忠貴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殆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莫非天官也是故明王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

漢書律厤志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大族之實也

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孔光傳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王莽傳舜等卽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後漢書馬嚴傳嚴上封事曰臣聞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浸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天言王者代天宣人

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

漢紀卷四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眾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

天秩有禮

漢書刑法志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尚書大傳虞傳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

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漢書王嘉傳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眾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潛夫論述赦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其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哉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　應劭傳初

安帝時河閒人尹次顏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
及玉母軍竝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
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
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
天聰明
漢書李尋傳迺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
帝紀大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
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宮女在後聖人
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憂
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

懋遷有無化居
漢書食貨志贊書云楙遷有無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
敘傳商以足用茂遷有無
予欲觀古人之象
詩鄘風象服是宜箋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尚書大傳虞傳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
璪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
一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白虎通禮樂聲者何謂聲鳴也聞其聲卽知其所生音者
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

欽四鄰

孔叢子論書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歟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春秋左氏傳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

春秋繁露制度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畢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潛夫論考績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僚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漢書文帝紀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　成帝紀詔曰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

穀用成眾庶樂業咸以康甯

後漢書孝章帝紀每尊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甿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甚嘉之

啟呱呱而泣

白虎通姓名人生所以泣何本一斡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尚書曰啟呱呱泣也

外薄四海

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方施象刑惟明

新序節士伯咸子高曰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利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是以野處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漢書刑法志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禮記明堂位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尚書大傳虞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

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

白虎通禮樂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故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

後漢書孝章帝紀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

虞賓在位

白虎通王者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

下管鼗鼓

白虎通禮樂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論語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書下管鞉鼓笙鏞以間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漢書宣帝紀詔曰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協甯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尹允諧　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

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甯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孔叢子論書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

漢書禮樂志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

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煇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者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尚書大傳虞傳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中論審大臣帝者昧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漢書元帝紀詔曰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庫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司馬相如傳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　魏相丙吉傳贊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　黃霸傳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

肱良哉

漢紀卷二十九上覽悟召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渥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中論審大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窮蹠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股肱墮哉萬事隳哉此之謂也

禹貢

奠高山

孔叢子論書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周禮職方氏其浸盧維註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陽城

海物惟錯

孔叢子廣訓海物維錯錯雜也

杶榦楛柏

考工記荆之幹註荆荆州也幹柘也可以爲弓弩之幹禹貢荆州貢櫄幹楛柏及箘簵楛

滎波既豬

周禮職方氏其川滎雒其浸波溠註滎滎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爲滎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

厥田惟上上

後漢書杜篤傳夫雝州本皇帝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

西戎卽敘

漢書西域傳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絶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國語周語下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其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

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
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
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
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
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
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甘誓

大戰于甘

墨子明鬼下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
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
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
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
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土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
共于左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
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
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
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
鬼也

呂氏春秋先已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
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

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脩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白虎通壽命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白虎通三軍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爲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啟自出伐有扈

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獨斷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奴戮汝

漢書王莽傳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幷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畧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

湯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孟子梁惠王上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中論賞罰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勸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漢書成帝紀詔曰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勖之哉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春秋左氏隱六年傳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莊十四年

傳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尚書大傳殷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皋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

以祀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孔叢子論書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

汝無侮老成人

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

用德彰厥善

漢書楚孝王囂傳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勘哉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勳爲廣戚侯　王嘉傳

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弒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

後漢書濟北惠王壽傳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

頭不櫛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國語周語上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在殷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愼也

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春秋左氏哀十一年傳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后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顚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

高宗肜日

尚書大傳殷傳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曰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漢書成帝紀詔曰迺者火災降于祖廟有星孛于東方始正而虧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　孔光傳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　外戚傳變怪眾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肜日粵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即飭椒房及掖庭耳

後漢書律麻志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以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天既付命正厥德

漢書孔光傳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微子

方興沈酗于酒

漢書敘傳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七終

長沙王　賓
湘陰吳宗實校